

玄色·著

哑舍
贰



NLIC2970821829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哑舍2/玄色 著.

—武汉:长江出版社,2012.4(漫客·小说绘)

ISBN 978-7-5492-0881-4

I. ①哑… II. ①玄…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072002号

本书由玄色委托湖北知音传媒股份有限公司知音动漫有限公司正式授权长江出版社,在中国大陆地区独家出版中文简体版本,并取得其他衍生授权。未经书面同意,不得以任何形式转载和使用。

哑舍2 / 玄色 著

出 版	长江出版社 (武汉市解放大道1863号)
出 品	湖北知音传媒股份有限公司知音动漫有限公司 (武汉市东湖路169号)
发 行	湖北知音书局有限公司
主 编	李 靖
作品企划	知音动漫图书·新阅坊
出 版 人	别道玉
责任编辑	冯 曼
特约编辑	付 阳 颜 燕
装帧设计	李 婕 余婧雯

印 刷	湖北新华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2年4月第1版
印 次	2012年7月第3次印刷
开 本	700mm×1120mm 1/16
印 张	15.5
字 数	200千字
书 号	ISBN 978-7-5492-0881-4
定 价	25.00元

版权所有,盗版必究(举报电话:027-68890669)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寄本公司调换,电话027-68890729)



大学图书馆藏

NLIC

Y A S H E

哑舍II



NLIC2970821829

知音动漫图书·新阅坊出品
《漫客·小说绘》书系

它们在岁月中浸染了成百上千年。

每一件，都凝聚着工匠的心血，倾注了使用者的感情。

每一件，都属于不同的主人，都拥有自己的故事。

每一件，都那么与众不同，甚至每一道裂痕和缺口都有着独特的历史。

谁还能说，古董都只是器物，都是没有生命的死物？

这是一本讲述古董故事的书，既然它们都不会说话，那就让我用文字忠实地记载下来。

欢迎来到哑舍，请噤声……

嘘……

玄也



237	215	195	177	157	141	125	103	087	069	051	029	007
后 记	第十二章	第十一章	第十章	第九章	第八章	第七章	第六章	第五章	第四章	第三章	第二章	第一章
	和氏璧	白泽笔	铜权衡	留青梳	亡灵书	廷圭墨	六博棋	九龙杯	黄金面	无字碑	锯锯刀	四季图

目錄



目錄	三
第一章	三
第二章	三
第三章	三
第四章	三
第五章	三
第六章	三
第七章	三
第八章	三
第九章	三
第十章	三
第十一章	三
第十二章	三
第十三章	三
第十四章	三
第十五章	三
第十六章	三
第十七章	三
第十八章	三
第十九章	三
第二十章	三
第二十一章	三
第二十二章	三
第二十三章	三
第二十四章	三
第二十五章	三
第二十六章	三
第二十七章	三
第二十八章	三
第二十九章	三
第三十章	三
第三十一章	三
第三十二章	三
第三十三章	三
第三十四章	三
第三十五章	三
第三十六章	三
第三十七章	三
第三十八章	三
第三十九章	三
第四十章	三
第四十一章	三
第四十二章	三
第四十三章	三
第四十四章	三
第四十五章	三
第四十六章	三
第四十七章	三
第四十八章	三
第四十九章	三
第五十章	三
第五十一章	三
第五十二章	三
第五十三章	三
第五十四章	三
第五十五章	三
第五十六章	三
第五十七章	三
第五十八章	三
第五十九章	三
第六十章	三
第六十一章	三
第六十二章	三
第六十三章	三
第六十四章	三
第六十五章	三
第六十六章	三
第六十七章	三
第六十八章	三
第六十九章	三
第七十章	三
第七十一章	三
第七十二章	三
第七十三章	三
第七十四章	三
第七十五章	三
第七十六章	三
第七十七章	三
第七十八章	三
第七十九章	三
第八十章	三
第八十一章	三
第八十二章	三
第八十三章	三
第八十四章	三
第八十五章	三
第八十六章	三
第八十七章	三
第八十八章	三
第八十九章	三
第九十章	三
第九十一章	三
第九十二章	三
第九十三章	三
第九十四章	三
第九十五章	三
第九十六章	三
第九十七章	三
第九十八章	三
第九十九章	三
第一百章	三



CHAPTER ONE

第一章

四季图
SIJITU

· — ·

这天，医生遵照惯例，值完夜班后带着早饭到哑舍去吃。自从打西安回来，他和老板的关系就更近了一步，若说以前是好朋友的话，现在就足以称得上是同生共死的好兄弟了。

毕竟，他们真的差一点死在骊山秦始皇陵里。

医生现在回想起那个夜晚，都觉得太过于疯狂，他自己都不确定那是不是他做的一场梦，更别说和其他人倾述了，听到的人大概会直接说他得了癔症。

医生呆呆地坐在哑舍的柜台边，看着老板动作熟练地泡着今年新下来的第一茬春茶，哑舍古趣十足的室内，顿时茶香弥漫。

老板的衣服已不再是过去那件中山装，他们从骊山秦始皇陵的地宫里带回了那半件由黑金黑玉拉丝的秦朝衣袍，由大师裁剪成了一件非常时尚的衬衫。这件衬衫和原来中山装的料子是一样的，都是全黑，袖口和衣摆处都绣着深赤色的滚云边，而那条阴魂不散的赤龙，因为一时不察，让它偷偷跑到了这件新衬衫上，此时龙头趴在老板右肩上，龙身蜿蜒在后背处。它从这件衬衫制好之后就没有变动过，仿佛陷入了冬眠一般，虽然稍微令人安心了一些，但每每看到它狰狞的面目时，还是会令人心生寒意。

医生对这件新衬衫没有什么兴趣，他感兴趣的是老板——好想要老板的一根头发

还有一滴血去化验哦……好想知道他的身体构造哦……好想亲手解剖他哦……手好痒啊……医生抓心挠肝地闹心着，自从知道老板是活了两千多年的人之后，就完全克制不住自己的求知欲。

可是他知道老板讨厌去检查化验，而且这要是万一没保密好，以后肯定没有什么安宁的日子。老板把医生发绿的目光看在眼里，不动声色地把泡好的茶倾倒在他面前的茶杯中。其实他也想弄明白自己长生不老的真正原因，以前和医生说的，只不过是猜测而已，精密的仪器检查，如果不公开的话，还是可以接受的。

只是，他不急。经历了这么漫长的岁月后，他最不缺的，就是时间。

老板掩去唇边的一抹微笑，心里算着医生到底要纠结多少日子才会说出这个要求。

医生倚在哑舍的黄花梨躺椅上悠闲地看着报纸，品着春茶。阿帕契那条狗狗在前一阵他陪老板去西安时，托表妹带回家养着，谁知这么一养就养出感情了，他去要了几次都不肯还，约摸着是不会再还回来了。

正值大清早，哑舍平时就没什么顾客光顾，此时更加是门可罗雀，所以当医生看到一个背着画筒，穿着简单干净的白衬衫，戴着一副黑框眼镜的清秀男子推门走进来时，狠狠地吃了一惊。

对方倨傲地朝柜台里的老板点了下头当作打了招呼，轻车熟路地往哑舍的里间走去。

医生眼睛都要瞪脱窗了，盯着那名男子绕过了玉质屏风之后，回过头小小声地朝老板问道：“那人是谁啊？怎么像是到自己家一样啊？”

老板把玲珑杯放在鼻间嗅着茶香，抬头淡淡道：“他是附近美大的老师，来我这里临摹书画的。他平时也经常来，一呆就在里面呆一整天，你难得见到他一次。”

“临摹书画？”医生疑惑地重复着，何时老板也如此善心了？“对他这么特别？他不会是什么名家转世吧？”也不能怪医生如此疑心，毕竟他可是听说过霍去病转世、项羽转世……连他自己据说都是扶苏转世，说不定刚刚走进那个画师又是什么牛叉的角色……

沉重的雕花木门又被人推开，拄着拐杖的馆长走了进来。他第一眼看到的就是一进门那里多出来的一尊高大的兵马俑。推了推金丝边的眼镜，馆长不敢置信地说道：“这是……这是秦始皇的兵马俑？这是哪家仿造的啊？怎么这么夸张？哇！居然还是真的青铜剑……”

医生用咳嗽声掩饰冲口而出的笑意，仿造的？天啊！要是馆长知道这尊兵马俑是

从秦陵地宫里自己追出来的，绝对会把眼镜都跌碎了。不过他也知道就算馆长眼力再强大，也绝对不会相信色彩如此鲜艳的兵马俑是真品，一般刚出土的兵马俑身上残余的染料都会迅速褪去，他不知道老板用了什么办法，保留了这尊兵马俑上的颜色。要是馆长知道这兵马俑还会动……医生别过脸去，忍笑忍得很辛苦。

馆长虽然觉得这尊兵马俑有些古怪，但没多想，他看了眼在柜台后端坐的老板，挑眉笑道：“换衬衫了？我倒觉得原来的衣服适合你。”

“那件衣服穿了那么久，也该更换了。”老板又拿出来一个新杯子，摆放在馆长面前，替他倒满了清茶。

馆长坐在柜台前，环顾了店内一周，不解地问道：“我刚刚明明看到有人进来了，他人呢？”

医生向后指了指道：“进内间了。”

“什么？”馆长如遭雷劈，神色也如同医生般羡慕嫉妒恨！他自然知道内间的东西远比外面摆着的要好，可他根本连进去的机会都没有啊！

老板把刚刚和医生说过的理由重新说了一遍，馆长仍是不依不饶地套话道：“那他临摹的是哪一幅古画？”

老板也不瞒他，淡淡道：“他最近在临展子虔的《踏雪图》，进度很慢，大概一天只是画一笔而已。”

一天一笔？医生暗暗咂舌，这什么龟速啊！

他一扭头，看到馆长捂着胸口，一脸扭曲，立刻吓了一跳。“大叔，你怎么了？是不是有心脏病啊？”医生赶紧跳起来，扶着馆长坐下。

馆长掏出手绢来擦擦额头的细汗，哆哆嗦嗦地说：“我我……我就是没有心脏病，也会被他吓出心脏病！展子虔啊！怎么会是展子虔的《踏雪图》？”

“展子虔？他很有名吗？”医生没听说过这个名字，不以为意。

“当然有名！”馆长用拐杖重重地拄了一下地，发出了闷重的响声，“现在存世的山水卷轴画中，隋代画家展子虔的《游春图》是发现年代最早，并且保存非常完整的一幅古画，现存在北京的故宫博物院，上面还有宋徽宗的亲笔题款。据野史传说，展子虔一生最有名的作品是《四季图》，《游春图》只不过是《四季图》中的其中一幅，此外还有《童子戏水图》、《落叶图》、《踏雪图》。只是另外三幅图连摹本都没有，很多人都质疑另外三幅图的存在可能性……老板，能不能让我去看一眼啊？”馆长转向老

板恳求道。

老板出乎意料地点点头：“右边的第一个屋子。不过那三幅图不是有缘人是看不到的，你要有心理准备。”

馆长立刻拄着拐杖一瘸一拐地往内间走去。医生也好奇地跟着去了。老板并没有阻止，只是低头专注地用软布擦拭着手中的茶杯，不出一分钟，医生便从玉屏风后转了出来，口中悻悻地唠叨道：“你骗人！那屋子里挂着的就是白纸啊！也亏得那个画师能对着那白纸发呆！”

“都说了有缘人才能看到，馆长没和你一起出来吗？”老板轻笑道。

“没，他看到的也是白纸，但那画师的桌上铺着一张画纸，已经画满了，馆长就对着那张画研究来着。”医生说完补充了一句，“用不用我把他叫出来？”

“不用，既然画师没说什么，就让他呆着吧。”老板也不是那么不近人情。

“哦。”医生重新坐下，却再也没了看报纸的心情，“老板，馆长说那三幅古画虽然在他看起来是白纸，可是纸张确实是很有年头的，那真的是传说中《四季图》的另外三张吗？那个画师是什么人？他怎么能看得到？”

老板停下擦拭茶杯的手，含笑问道：“想听故事？”

“想听。”医生立刻凑了过去，他正无聊着呢！

“嗯……我想想，这要从很久远的年月说起……”

· 二 ·

北宋年间。

“若说起这年轻的端王爷，这京都内可真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暂且不说他流传在外的那些才华横溢的书画，今日先来说说他少年风流的佳事……”东京汴梁的一家茶馆二楼，说书先生正口沫横飞地讲着最新的八卦，旁听的人群都聚精会神。对平头老百姓来说，这些桃花花边事件才是茶余饭后的甜点。

茶楼靠栏杆的角落里，坐着两名身穿华服的少年，其中一个穿宝蓝衣袍的少年笑得一脸灿烂，压低声音问身边那位穿绛紫色外袍的少年：“王爷，这可是在说你呐！不过，我怎么都不知道你还有这段故事？”

另一位少年从小厮递过来的小茶罐中挑出一个茶饼，用茶臼耐心地捣成粉末，待

碎末均匀，放入茶盘待用，静待桌旁的水壶烧开。

点茶时最忌分心，蓝衣少年见状也不再搭话，不一会儿，水壶里的水便沸腾起来。旁边有小厮送上一套天青色的荷叶型茶盏，蓝衣少年忍不住伸手拿起一个，端在手中细细看去。只见釉面滋润柔和，纯净如玉。抚之如绢，釉如堆脂，潜藏的纹片在阳光映照下晶莹多变，一看便知是不可多得的珍器。再翻过来看了一眼盏底的落款，顿时嫉妒不平地碎碎念道：“皇上还真是待你好，这御赐的东西你都敢拿到大街上来用？也不怕弄坏了？”

紫袍少年瞥他一眼，淡淡道：“东西就是拿来用的，坏了我再管皇兄要就是了。”说罢便拿起炉上烧开的水壶，动作优雅地烫壶，温杯，干壶，置茶，烘茶，注水……滚水冲入茶盏之中时，他拿起茶筴力道均匀地开始打茶。茶盏中的茶末被开水一烫，散发出蒸腾的热气和香气，一下子就充盈鼻间，让人心旷神怡。

不一会儿，茶盏中的茶水水乳交融，泛起沫饽，潘潘然如堆云积雪。

“堂哥，你这点茶的手艺可真是越来越绝了！”蓝衣少年呆看着放在他面前的茶盏，只见在那天青色的茶盏中，沫饽洁白，水脚晚露而不散，正是点茶的最高境界。

“话说，前几个东瀛那边来的人，四处去学我们的茶道，弄得似模似样的，看样子还打算带回他们国家去呢！”

“画虎不成反类犬，他们不懂我朝文化的茶道之精粹，生搬硬套，不过是绿钱浮水而已。”紫袍少年淡淡评价道，又拿了一个茶盏，重复了一遍刚才的步骤，给自己也点了一盏贡茶。

这两位少年，穿紫袍的正是东京汴梁最近名声大噪的端王赵佶，而着蓝衣的那位，则是宋太祖赵匡胤五世孙赵令穰，算是赵家的宗室子弟。两人同辈，又年纪相当，爱好相同，所以赵令穰便堂哥前堂哥后地唤着，没少被家里的人指着额头说他没上没下。不过赵令穰也是在庞大的宗室中长大，自然也知道分寸，但平日和赵佶厮混起来，唤他王爷的时候，反而是透着一股戏谑。

赵佶也不以为意，他三岁的时候就被封为王爷，一点都没觉得这名头有什么特别之处，反而极爱隐瞒身份流连于市井之间，倒是喜欢赵令穰这不做作的态度。

待赵佶也为自己点好了一盏贡茶后抬手示意，赵令穰随即拿起茶盏，感受着那正适合的温度熨烫着手心，天青色的茶盏中因茶乳融合，水质浓稠。赵令穰欣赏了片刻，仰头一饮而尽。这茶水饮下去之后，盏中的茶沫胶着不干，出现了点茶点到极致之时



才会出现的“咬盏”。

赵佶也把自己那盏茶喝净，满意地看着留在盏壁上的咬盏。

他端王赵佶，做什么事自然就要做到最好。

赵令穰拿起一旁的水壶，往赵佶手中的茶盏加水，水线在空中划出一道优美的弧线，注入茶盏之中。热水冲掉粘在盏壁上的茶沫，赵佶喝掉了这盏残茶，心情大好，用一旁小厮递过来的毛巾擦了擦手，浅笑着问道：“大年，今儿个有什么节目？”

赵令穰腹诽着自己爹亲给他起的那个乳名，他弟弟叫永年都比他叫大年要好听！但却不敢真让赵佶改口，毕竟唤乳名还能表示和他亲近嘛！赵令穰也喝掉自己的那盏残茶，咂吧了几下嘴，回味了一下唇齿间的茶香，这才笑着说道：“东大街那边新开了一家古董店，一会儿去瞧瞧有什么宝贝吧！”

这提议极对赵佶的胃口，当下连茶点都不想吃了，立刻起身就往外走去。

赵令穰拈了两个精致的茶糖，往嘴里一丢，吩咐随行的小厮把这套贡品茶具收拾好，这才追着赵佶而去。

茶馆里的评书先生，仍摇头晃脑地编排着少年端王的风流韵事，周围的人听得津津有味，浑然不觉刚刚端王爷就在他们身边。

东京汴梁是一座非常繁华的城市，汴梁往来的商旅很多，都称世间再也没有一个城市能比得上这里的繁华美丽。

这点，倨傲如赵佶也深以为然。汴京的布局不再沿袭唐代京城的封闭式坊里制度，商人只要纳税，便可以随处开设店铺。这样新的街区鳞次栉比，屋舍林立，街道两旁的店铺檐宇如一，又盛设帷帐，摆满珍宝器物，或各地的财货，道上人车往来，一片太平热闹景象。

宋朝以前，街市的开放有严格的宵禁限制，城门和坊门在入夜以后关闭。但宋朝以后，就打破了这个限制，上一代皇帝宋神宗还发展了许多夜市，进一步促进街市的繁荣。虽然开店容易了，但老字号林立的东大街，轻易不会有空档让新店可以加进来，所以赵令穰说那家古董店开在东大街时，赵佶便知道这家古董店肯定来头不小。

没有实力，怎么可能在东大街上开店呢？

“堂哥，到了。”听见赵令穰的声音，赵佶一抬头就看到古朴的店面上两个篆体的大字，点头赞道：“哑舍，这名字起得有味道，比起那什么宣德阁、三宝轩的名字，

雅致得很。”

赵令穰就知道这家古董店必然对赵佶的胃口，得意地笑道：“就知道堂哥会喜欢，不过这哑舍我可是听别人说的，我没进去过，堂哥要是觉得虚有其表，可别怪我哦！”

赵佶还没说什么，就见这家古董店的大门“吱呀”一声开了一条小缝，一个两岁大的小男孩从门缝中挤了出来。

赵佶见这孩子白嫩可爱，正猜测是谁家的小公子时，却被他手中抱着的一把青铜剑吸引了全部的注意力。

说是抱着还有些不太准确，因为那把剑的长度几乎比得上这个小男孩的身高，以他的年纪还拿不动这么沉的青铜剑，所以他两只手握着那剑的剑柄，而剑鞘尖部坠在地上。尽管是一把没有拔出来的青铜剑，但以赵佶的眼力，已经看出这把青铜剑至少是春秋战国时的名器。

赵令穰也是玩古董长大的，一看到那小男孩就那么拖着那把青铜剑往外走，心疼得直跳脚，赶紧弯下腰帮他剑尖拿起来。就这么一过手，赵令穰便看清了剑鞘上的鸟篆体刻字，顿时一个激灵，惊呼道：“堂哥，这是越王剑的真品！”

赵佶挑了挑眉，宋朝有重文轻武的风尚，所以对于闻名遐迩的越王剑，他并不是很感兴趣。但这家古董店，竟然把如此珍品给一个两岁大的小孩子当玩具，可见其中还有多少宝贝。赵佶双目一亮，抬脚便往店内走去。

相比外面的阳光灿烂，古董店内要暗得多。沉重的雕花木门后，两盏长信宫灯正幽幽地燃烧着，店内弥漫着一股好闻的熏香，寻着香气的源头，在酸枝木雕刻的柜台上，正摆放着一尊鎏金翔龙博山香炉，丝丝缕缕的香烟正从龙口中徐徐吐出。

店内的布置典雅宜人，没有寻常店铺中那种待价而沽的市侩之感，而是像进入到了一个大户人家的厅堂，每一处的古董，都是价值连城，就算是长于帝王家的赵佶，也不由得暗自赞叹，自然而然地对这里的老板升起了仰慕结交之意。

可是店铺虽大，赵佶拿眼神一扫，便知这店内没有人。他也不急，抬首观看着厅中挂着的两幅对联，如果他没认错的话，这应当是唐太宗李世民的御笔。

“你们是谁？这店还没开呐！”清脆的童音忽然响起，赵佶转头看去，那个拖着越王剑玩的小男孩又从门缝间挤了进来，一双黑亮的大眼睛努力地瞪着他。

帮他提着越王剑的赵令穰摸了摸鼻子，嘿嘿一笑道：“没开店不也是要开店吗？喂，小子，你家这店里有没有什么稀罕的字画啊？”



小男孩一开始老大不愿意这两个人随便进来，但赵令穰的话，显然是把他当成了店主，立刻把小胸膛挺得高高的，牛气哄哄地说道：“当然有！随我来！”说着就拖着那柄越王剑，噤噤地往内间跑去。

赵佶皱起了眉，显然不认同赵令穰这种哄骗小孩子的伎俩。赵令穰却知道他这个堂哥的死穴，笑眯眯地说道：“堂哥，连这小孩子都知道那幅画最珍贵，那肯定是错不了。而且趁这家店还没正式开，看到好的东西先预定下来，省得到时候被别人抢走了。”说罢他也不管赵佶有没有答应，拔腿便朝那个小男孩追去。

赵佶也知道赵令穰说得没错，很多古董店都有镇店之宝，轻易不会示人。这哑舍之内，春秋战国时的越王剑都可以给小孩子当玩具，用唐太宗的御笔当楹联，那么作为镇店之宝的书画就越发难以想象了。

赵佶挣扎片刻，便朝内间走了过去。刚转过一扇巨大的云母琉璃屏风，就听见先过去的赵令穰气道：“小崽子！你敢骗少爷我？”

“我没骗你啊！老板说过这里的最好，我也没进来过啊！”小男孩委屈的声音传来，不会说太多话的他根本没法解释，一跺脚便跑了出来，他手中的越王剑，剑尖在地上拖拽，发出“嗞喇嗞喇”的声音。从赵佶身边跑过去的时候，还不忘抬起头朝他做了一个大大的鬼脸。

“怎么回事？”赵佶看到追出来的赵令穰，疑惑地问道。

“那屋里挂着的分明是四张白纸！这小子还趁机扯了我的香囊。那可是莺莺特意给我绣的呢！”赵令穰气急败坏地解释了两句，然后急吼吼去追那个小男孩了。

赵佶大为意外，他不相信挂在那里的就是四张白纸，可是赵令穰也没道理骗他。他都走到这里了，一股难以言明的冲动驱使着他朝那间没关上门的屋子走去。

屋内没有窗户，也没有任何其他摆设，只有屋中央的圆桌上点燃的一盏长信宫灯，而在赵佶朝屋内四壁看去时，一阵狂喜袭上心头。

这四面墙上挂着的，分明是四幅画工精湛的风景画！四幅画所画的风景完全一致，区别只是画中的季节，春夏秋冬各一幅。赵佶看到画角的落款时，饶是见多识广的他也不由得轻颤，这竟是展子虔传说中的《四季图》！

四幅图的构图壮阔沉静，设色古艳，赵佶站在屋子的中央，慢慢地转着圈转换着视角，顿时就像是四季在他的视野中循环流转一般。士子仕女们游春、童子在盛夏的小溪中戏水、老人在落叶中惆怅、旅人在雪中疾驰……赵佶被深深地吸引住了，完